

从这里寻找167年前城市基因

将于6月影印出版的《上海年鉴(1852)》堪称小型百科全书

台前幕后

年鉴可以称得上时间之树上的年轮，摸着年轮，可以了解城市的肌理。上海是年鉴重镇，目前所知中国内地最早的年鉴英文版《上海年鉴(1852)》(《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, and Commercial Guide》)昨天揭开神秘面纱。

该年鉴由北华捷报馆编，这份1852年年鉴刊载了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图，收录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且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，还记录中国通商五口岸外侨一览、洋行名录、大事年表、港口章程、上海概况等珍贵史料，堪称一部小型百科全书。该年鉴计划于今年6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并全文翻译出版，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研究”成果之一。

寻找最早年鉴

2013年，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提及上海图书馆收购罗氏藏书中有一册1854年版的《上海年鉴》，为学者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有学者认为这一发现“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编纂历史推前八十余年”。2016年，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《上海年鉴(1854)》并出版专题研究文集。

一度有说法称《上海年鉴(1854)》已是“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年鉴”。然而学界经考证发现，1854年版《上海年鉴》是该系列年鉴中的

第三册，目前所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应是该系列的第一册——出版于1852年的《上海年鉴》。

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透露，寻找《上海年鉴(1852)》的过程并不容易。据记载，《上海年鉴》有1852年到1863年十种，但今天已不能得齐全。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虽保存有1854、1860-1862的《上海年鉴》，然而检索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网络资料，发现1852年版、1853年版《上海年

鉴》俱未见收藏，仅见于2015年某次海外拍卖信息。

2016年，《上海年鉴(1852)》终于在北京的一次拍卖活动上“露面”，上海图书馆拍下收藏，并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作研究，由方志办组织专家翻译。目前学界认为，它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，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第一本年鉴。

作为早期西方人在中国内地编纂的年鉴，《上海年鉴(1852)》如果与同时代的《香港年鉴》比较，既有

“历书”的内容，如历表，月相和日、月食，口岸和管理规章，有关机构、商业和侨民，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江航行指南等，又另增“文苑”一编，占全书的四分之三，以致其篇幅在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屈一指。

解答城市谜团

此次即将露面的《上海年鉴(1852)》中，有许多上海这个城市的一些谜团，或许可以从中得到解答。

以静安寺涌泉为例，曾是南宋“静安八景”之一，又称涌泉、沸井，原址位于今静安寺正门之南的南京西路上。当初涌泉昼夜沸腾，状似温泉，又名海眼，据传深可通海，被誉为“天下第六泉”。1899年，公共租界扩张修筑马路时，涌泉地下水源被切断，该井的沸泉景观逐渐被破坏，之后喷泉现象基本消失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西路改造时，涌泉被彻底填没。

由于当时的资料匮乏，对于静安寺涌泉，大家了解得并不多，而在《上海年鉴(1852)》中倒是有一段介绍的内容：“距医院往西约三英里的地方，有名为静安寺的一个村庄，在庙前有一口井，约8平方英尺宽，10-12英尺深，铺上石灰石砖，用材质很好的木栏围起来：井水约有3英尺高，从底部冒出大量的气泡，好像有大量的水涌出来。人们称它为‘海眼’，说这水位既不会上升，也不会下降，更不会溢出。事实上，这口井出水很少，而是有气体冒出。借助梯子下去，把火放到沸腾的水面，气泡便会发出淡蓝色的火焰，只要用火去点，就会一直出现这种情况。这种气体用器皿很容易收集，水味咸涩，但可以看到有小鱼在水里游动。这气体无疑是碳氢化合物，很可能是附近地表层的泥炭或泥煤释放出来的。村民们并不想用这水派什么用场，在气体被点燃时，他们感到相当惊讶，完全不知道这是易燃气体。”

在英文版《上海年鉴(1852)》主要翻译者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看来，《上海年鉴(1852)》保留了开埠初期上海历史的许多重要信息。它所提供的《上海口岸1840-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》和《气象测量记录摘要》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连续的、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。

本报记者 方翔 徐翌星



■《上海年鉴(1852)》内封、出版说明及内附地图



■《巴金译文集》
本版图片出版方供图

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，由巴金故居策划，草堂文化与浙江文艺出版社于3月合作推出全新汇编的《巴金译文集》共十册，精选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，包括屠格涅夫的《木木》《普宁与巴布林》《散文诗》，高尔基的《草原故事》《文学写照》，迦尔洵的《红花集》，赫尔岑的《家庭的戏剧》等作品。巴金的“激流三部曲”“爱情三部曲”，广

为人知，尤其《家》《随想录》，给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：“几乎在巴金开始创作的同时，他的翻译生涯也开启了。”

翻译就是学习

巴金有数百万字译著传世，其中很多已成为必读的外国文学经典名译。他流畅、自然、朴实的文学风格，

和他对于屠格涅夫、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翻译与学习也是密切相关的。

1922年，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《信号》，由此开始了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。巴金“边译边学”，翻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，他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“老师”，“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”，所以他称自己是“试译”。“我喜欢一篇作品，总想理解它多一些，深一些，常常反复背诵，不断思考，根据自己的理解，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。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，我也想用自己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。”尽管是“试译”，他重读时仍然感到激动，仿佛那些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的心还在“纸上跳动”。文学理论家唐弢说“屡

印屡改”是巴金翻译的特点。

巴金说过：“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，当初我向一切腐朽、落后的东西进攻，跟封建、专制、压迫、迷信战斗，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，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。我用自己的武器，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。”

提供延伸阅读

此次出版的《巴金译文集》以巴金故居授权的权威版本为底本，每本篇幅在10万字上下，体裁涵盖了诗歌、短篇小说、回忆录等。每本书内配有巴金珍藏的原版书影、插图，以及作家手稿等，译后记作为附录编排于书后，提供延伸阅读。如屠格涅夫的《木木集》中，有巴金珍藏《木

木和地区医生》英文本书影，巴金珍藏屠格涅夫书影，《木木》俄文版插图、中译本书影，巴金《普宁与巴布林》手稿；《散文诗》中，新增最新发现的巴金佚文《译后记》两篇，附屠格涅夫晚年小像、屠格涅夫散文诗《玛莎》手记、巴金藏日文版《散文诗》、《散文诗》部分中译本书影。赫尔岑的《家庭的戏剧》中，内附赫尔岑小像、赫尔岑与女儿合照、巴金藏俄文版《赫尔岑全集》部分书影及捐赠题词、巴金在法国尼斯的赫尔岑墓前的留影、巴金为高莽所画赫尔岑像的题词、《家庭的戏剧》部分中译本书影等等。这些附加内容与译文本身互为一体，形成一个完善的、新的版本的巴金译文集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星

每一篇原作都是他的“老师”

新版《巴金译文集》再现“在纸上跳动的心”